

旷古逸史

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

范三畏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劫灰飞尽的沧桑之后，华夏民族儿时的模样已渐渐恍惚，除了上古神话依稀记得那极荒远、极幻缈的时代外，玄奥莫测的卦台，峽峰静绿的崆峒还专兑着伏羲、轩辕的慷慨威仪；蛙纹鱼纹的彩陶，云烟迷离的瑶池还刻画着女娲、王母；至于这些陇右的风物与神话，去聆听那终古不绝、悠悠寥寥的。

陇文化丛书

胡大浚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49.82
F137



范三畏 著



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

旷古逸史



B 93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旷古逸史: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范三畏著.-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7 (陇文化丛书/胡大浚主编)

ISBN 7-5423-0861-0

I. 旷… II. 范… III. 神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081 号

责任编辑:宁 恢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王保华

陇文化丛书

旷古逸史

——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

范三畏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9 字数 220 千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7-5423-0861-0/I·67 定价:24.00 元

1999. 9. 28

北京图书大厦

No.0744542

“陇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杨振杰

副主任：罗鸿福 韩效文 张正杰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震亚 白玉岱 杨振杰

杨家胜 张正杰 苏锐钧

罗鸿福 罗和平 胡大浚

韩效文 董玉祥 黄 强

主 编：胡大浚

義皇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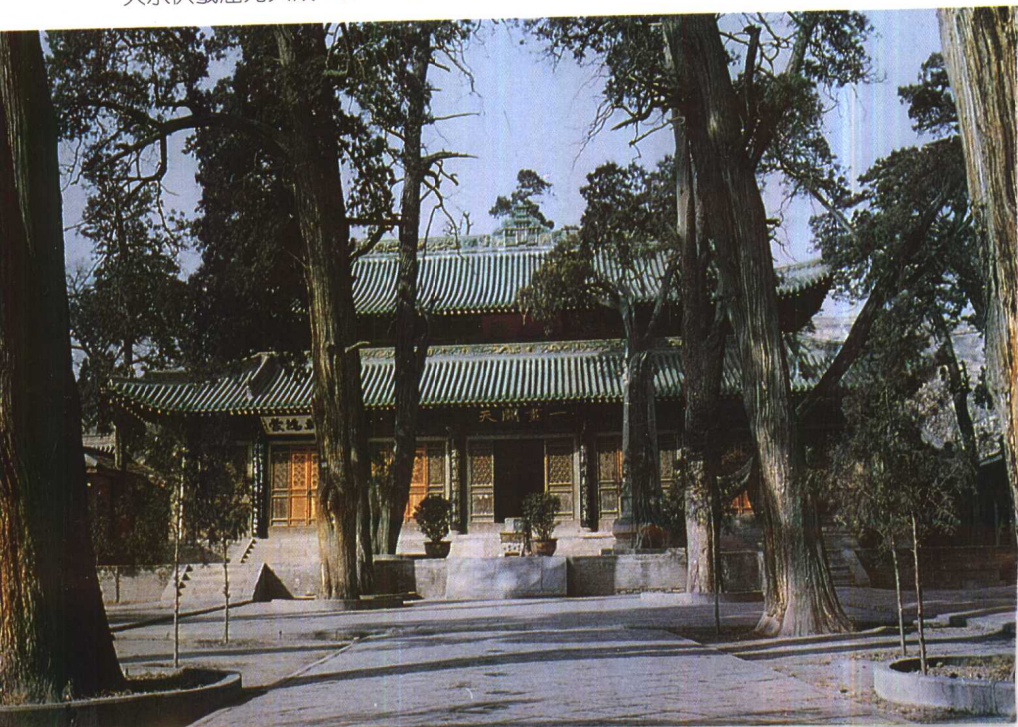
江泽民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三日于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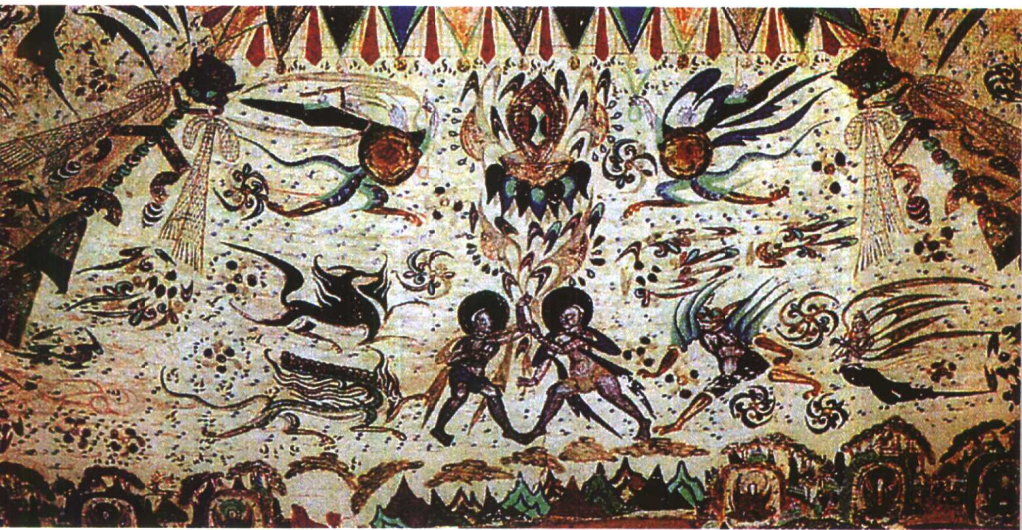
江泽民同志题辞

伏羲像



天水伏羲庙先天殿 摄影:郭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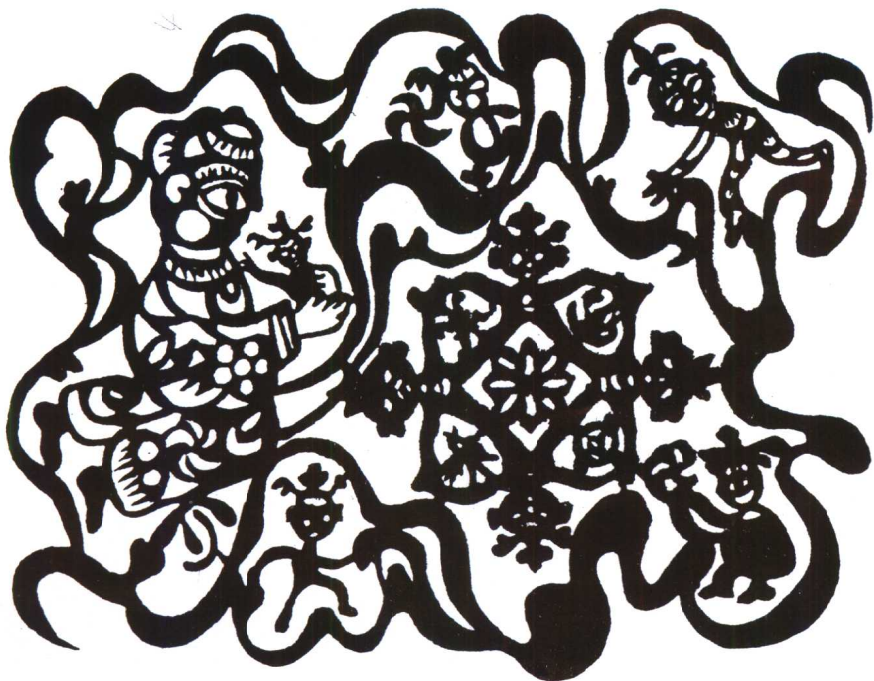




伏羲女娲 榆林窟壁画

敦煌壁画西王母





女娲造人图 甘肃陇东民间剪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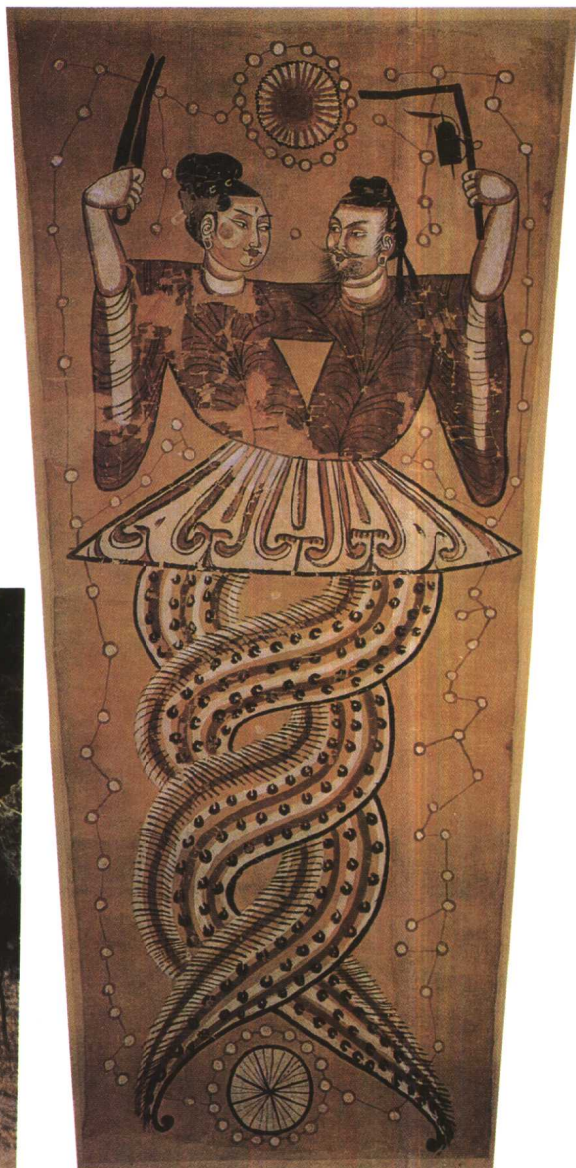
女娲像 清代萧云从画



黄帝像



唐代伏羲女娲帛画



伯夷、叔齐墓阙 摄影：陈海瀚

周旧邦木坊
摄影：冯宜华



崦嵫山 摄影：郑屹



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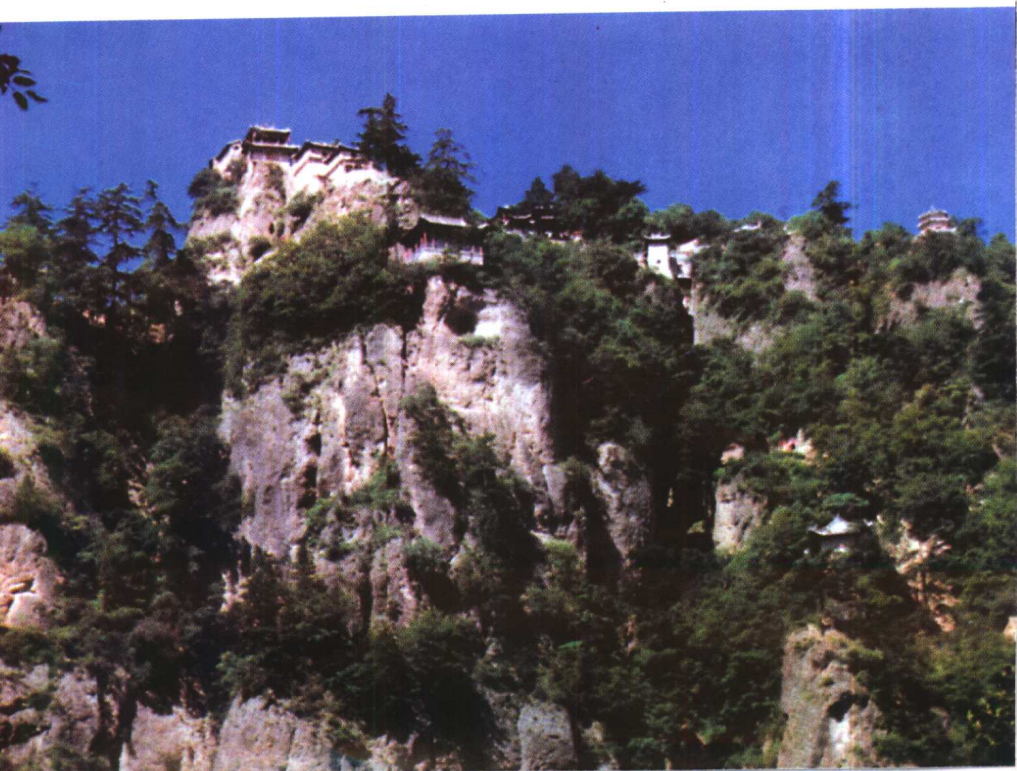
泾川王母宫兽形西王母

摄影：王知三

夸父逐日图



崆峒山



《陇文化丛书》序

胡大浚

在中国广袤的西北高原，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曾孕育着中华最古老的创世神话，燃烧着原始文明的灿烂火光；中国大规模的畜牧养殖和农耕文明的曙光曾在这里升起，周、秦王朝的先祖由此创业兴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这里曾铺写出汉唐盛世强大的武功，弹响中华统一、民族融合团结的乐章；在它儒家文化的躯体里，涌动着佛陀、伊斯兰等多元文化的血流，横贯全境的丝绸古道是承载华夏文明走向西方的脊梁……它，就是我们的甘肃省，中华古史上颇具显赫地位的陇右、河西地区。

甘肃，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证明，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仅就文字记载而言，上古时代它属于雍州。《尚书·禹贡》中反复提到的黑水、弱水、泾、渭、漾（水）、猪野（泽）、三危、积石、西顷、朱圉、鸟鼠、合黎、嶓冢……便是今日甘肃境内的胜水名山。春秋战国时代，秦霸西戎，始设郡县；秦始皇帝拒匈奴、筑长城，均始自陇西；那时的甘

BAD5607

肃东境属陇西、北地两郡。两汉改雍州为凉州，在今甘肃境内设置武都、陇西、天水（汉阳）、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诸郡，河陇地区的开发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先后为屡经更迭的五凉、秦、魏、周等少数民族政权所据有。唐置陇右道，辖今陇东之外的甘肃全境及其周边地区，河陇地区的经济文化达到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时期，成为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两宋河西一度属西夏版图，河东部分地区为金朝所统辖；元统一中国，在河西置甘肃行中书省，“甘肃”行政区划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然其时黄河以东仍为陕西行中书省所辖；宋元两代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河陇地区经济文化备受摧残。明、清时期河陇经济文化得到一定恢复发展。清康熙初，设甘肃布政使司，统有今甘肃全境外，尚辖今青海、宁夏及新疆部分地区，“甘肃”在联系西北各族、实现中华统一上更占据了重要地位。

甘肃，版图辽阔，地形独特。它的总面积达 45.4 万平方公里，居全国各省区第六位。省境东西长达 1655 公里，超过自省界东至北京、上海，南至中越、中缅边境的直线距离；横穿一个甘肃，大约相当于从东欧的华沙和布达佩斯横穿西欧诸国直达伦敦的里程。然而其南北最宽才 530 公里，最窄仅 25 公里，行车不足半小时即可穿越。甘肃的位置，既深处我国的腹心地带，又绵延直达西北边陲地区。它东界陇山、秦岭与陕西接壤，南跨

岷山山脉与川西高原相通，西部无边戈壁连接新疆、青海，北方茫茫沙漠与宁夏、内蒙古贯通，正处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故全境地势高亢，多为高原、山地，沙漠、戈壁，错落广布。东部黄土高原地带以农业的早期开发而著称，作为中国北方大草原组成部分的河西走廊则以畜牧业的发展称誉史册，《史记》《汉书》所言河陇畜牧“为天下饶”，充分说明古代甘肃乃是一个农业文明与畜牧文明混合并存的地区。这样的地理位置，对它的历史文化无疑产生深刻影响，形成独具的特色。

甘肃，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胡”汉杂居，民族构成复杂。“西羌”、“西戎”是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居民。秦、汉之际月支、乌孙、匈奴据有河西之地；而陇西、陇东、陇南仍有羌戎各部分布。随着秦汉王朝建政设郡，戍边屯垦，大量内地汉人移居河陇，众多降服的少数民族居民被安置于此，民族的交流融合成为陇右历史的一大主题。由于与它比邻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及迤西的“西域”、中亚，多为游牧民族繁衍驰骋之区，不同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问鼎中原，莫不要足踏河陇大地，更使它成为古代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攻战争夺的前哨。在汉唐以至明清统一强盛的时代，河陇既是边防重地，又是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在国家分裂动荡之时，则成为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

分庭抗礼的割据之区，东晋十六国、中唐、五代十国及西夏时期大抵如是，在这些时期里，匈奴、氐、羌、鲜卑、吐蕃、回鹘、党项等族曾先后入主河西、陇右。这样的社会人文条件，对它的历史文化面貌更有决定性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河陇，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区。汉唐之际“丝绸之路”繁荣了近十个世纪，河陇成了率先接受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洗礼，融胡汉东西文明为一体，日益开放、日益发展、日益繁荣的地区。古代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以至物种等等，在陇右大地上传播、生根，大量胡商贩客、僧侣艺人、使者役夫在河陇往返、定居，行踪遗俗，迄今依稀犹存，使我们的耳际仿佛听到那送来异端的驼铃声，回响起先人走向世界的足音。这，同样赋予陇右文化以特殊的品格。

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上有其不同的分支派系；辽阔的国土上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生活的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既互相联系影响，又有各自发展的内涵与步伐。古代甘肃——陇右或谓河陇地区，就是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在中华民族文化苑囿中，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涵育出了色彩瑰异的地域文化之花，散发着醉人的异香！

回眸陇右古代的历史文化，首先让我们最鲜明感受

到的，是它那多民族混融的强烈色彩。美国学者谢赫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曾这样描绘作为唐代陇右首府的凉州说：“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悉的中原风格。”^①这是对陇右文化特质的形象说明。所谓“胡”与“异国”情调，概指唐朝西北边疆诸少数民族与西方各国，所谓“中原风格”即汉文化。唐朝诚然是我国历史上敞开胸怀无所畏惧地吸纳异域文化气魄雄伟的时代，作为陇右首府的凉州诚然是熔融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城市。然而事实上整个陇右都是这样一座文化的熔炉，是丝绸古道上中国与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舞台。这种交融虽以唐代为甚，却绝不以唐代为限，而贯穿于古代历史之全过程。这种多民族混融的文化景观，不但见诸史籍，古代诗文中尤多描绘，时至今日，陇原大地上也还随处可见。

透过文学作品，有时比干枯的历史记载更容易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进而讨论某些历史文化问题。一曲《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

^① 《唐代的外来文明》38页，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